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一

廬陵歐陽修文十

碑銘 墓表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

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

晏公神道碑銘

石曼卿墓表

連處士墓表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一

廬陵歐陽修文十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

程公神道碑銘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於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於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為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

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

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

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
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
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友莫能窺其際嘗夜
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
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
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
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
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
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

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亦
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
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
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
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學士復知
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
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
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
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

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

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

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

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為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

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於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廣平郡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

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咏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

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歎。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沒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王聞修曰。宋史琳傳。叙館伴事云。契丹使者謂琳曰。先

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
萬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禮不
其通問歐公誌中亦云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以禮
折之至碑文全不露蓋與外夷叙兄弟非佳事略見於
誌中乃可碑為大書深刻之文不當載也知開封府外
戚王齊雄殺人章獻救之琳卒正法又外戚吳氏背夫
挈其女納宮中琳請於上曰臣恐天下議陛下占人妻
女上急出之此二事史載甚詳而碑誌皆無歐公蓋不
欲彰之也此皆古人有體處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
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
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
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
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
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
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見公
為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

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

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

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

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橐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橐。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

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者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名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

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

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

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公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妙。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

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工。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茅坤曰：節財自宮，禁先非晏元獻，不能畫非宋仁廟不

能從元獻公為相久而子孫十人不以一乞恩澤身後之日朝廷一時並命皆盛世事

王聞修曰宋史本傳悉用歐公此文獨於出知潁州處補云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殊嘗被詔誌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然殊以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宜借者時以為非殊罪按孫蔡所論甚不當歐公此文削之非為晏公諱乃為孫蔡諱也孫蔡墓誌亦出歐公孫誌云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蔡誌竟不載蓋歐公亦

不直之矣安撫江西薦公為神童李防傳亦有之時與張知白同使耳孫蔡既論晏公已而與公同去晏一日遊渦水見蛙登木捕蟬口不能容相與墜地遂作蝟蛙賦略云匿叢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而連獲終扼吭而弗制

蘇軾蘇軾六西非備
 越知如元對黃實必帶並
 日遂尚火且對登木而
 蘇味白同動耳
 不立之吳建湖山西
 與公同志是一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
 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
 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
 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
 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
 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
 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
 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

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竒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

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麤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

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間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其共大事立奇功。非有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

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周必大曰。歐陽文忠公好賢樂善。蓋其天性得交友間。寸藁尺書必軸而藏之。曼卿子美俊才直節。公深知之。雄詞健筆。公素推之。而位皆不過館職。年皆不登。知命公所尤悲於其遺墨。尤獨致意。熙寧壬子。公夢莫之歲也。猶親跋於卷尾。惟公道德文章。師表百世。而干旄緇衣之好。至死靡倦。彼爭名者。相傾屬文者。相軋聞公之風。其少愧哉。

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愧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

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於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於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周必大曰：應山連處士。一布衣耳。既歿。而鄭人法其孝友。禮遜。凡矜寡饑饉之人。皆追思之。歐陽文忠公表其

墓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蓋實錄也有子四人而寶文公則第三子之孫以文章贊書命才略典方面克孝而忠大其家聲今機宜君蒙上拔擢進用未已施於有政不第如處士居鄉矣

王聞修曰連庶字君錫連庠字元禮皆受學於二宋庶居官清人號為連底清庠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庶為令以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以歐公薦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庠終都官郎按

二子之賢如此而此表無一語及蓋文體自應如此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
 皋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
 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
 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
 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
 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
 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
 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

胡先生墓表

聖祖御評
 安定教士之法
 規章最詳篇中
 專舉此事始所
 謂論人必於其
 大者也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
 皋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
 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
 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
 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
 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
 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
 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

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

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

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呂元明日仁宗時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就中又擇
其尤賢者專委掌教導規矩之事胡翼之為直講有旨
專掌學政胡亦甄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人畏服者獎
之激之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
好談兵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以所類羣居相與
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
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近臣往往往胡之徒也

夫常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
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
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
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
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
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
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
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

此即評
敘述先德情文
深婉今學欲十
考如生可謂仁
考之言

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

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

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

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

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朱子謂韓愈祭十二郎文後數百年而本朝復有歐陽文

忠公瀧岡阡表其為朱子所心折如此。然以兩文較之，其情致悱惻能達所不能達之隱，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則果相伯仲。若夫垂諸萬世，使酷吏讀之亦不覺泣然流涕者，歐作固專其美，而韓遜不如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衣，必見其敝。蓋言有其實，斯有其文也。愈固不得無之，而空言之歐之勝者實也。如此文者，所當自朝廷至於里巷，莫不謳吟諷誦者歟。夫是之謂羽翼六經，羽翼六經云者，固不在句訓字詁之徒也。

儲欣曰：千百年墓表中有數文字，豈惟居士集之冠，予

師觀我先生令永豐貽予瀧岡阡表石刻本旁有龍爪迹二焉指數歷然土人云公始磨刻此碑於家舟載以行無何大風雨舟覆稍定使人泫水求碑不可得越一日碑已在瀧岡阡矣完善無毫髮損增二爪迹而已父老相傳龍王欲讀公文遣其屬攫致之其說頗誕然文章能事至於如此於以動神明而感怪物亦理之或然者歟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二

廬陵歐陽修文十一

墓誌銘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翰林公墓誌銘

翰林公致仕學士公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二

廬陵歐陽修文十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崧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

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於官以遠不克歸於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

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於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修。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才。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上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

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

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

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所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祀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他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負，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

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是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置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櫛纜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

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梳無新衣。然平生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終始大節也。銘曰。公。其。名。謝。其。字。公。來。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首叙世次。本末次叙立身終始。於中首叙立言。次叙立政。次叙立德。鬱乎其相章。煥乎其相輝也。百人并封。豈非盛

舉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莪。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

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

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太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

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

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歛食。公為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闔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

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奸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苟。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

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慙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

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

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宰，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於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

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參於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家。賙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諡傳子孫。又刻銘章。納於墓門。

甲王聞修曰。宋史本傳與誌不同。傳云在陝西。趙德明言平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閱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德明遂服。知延州趙元昊每遣吏至京師。請俸賜。吏因市禁物。隱關算為奸利。奎廉公得狀。請留蜀道。縑帛於關中轉致。給之。奎能知人。范仲

淹龐籍明鎬。自為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契丹使請見太后。奎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歐公叙事以簡為貴。如此。叙子女處直曰。次適廬陵。歐陽修餘不著一句。何等嚴重。祭薛尚書文又甚詳明。誌言天下之公。祭盡一身之私也。後人作尊者狀。多插入自己事。是何足與言文乎。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歷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慤而授以言曰臣聞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

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慤。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

言元昊出兔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畧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

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崇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崇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

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竒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於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為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六孫。景

畧。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於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為諫官時。嘗與公爭議於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為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

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綿聯。公其歸此。安千萬年。

王聞修曰。偕本傳為三司度支判官。有諫廢后。諫富民。陳氏女將為后。二事知并州時。有繩監軍中人。及議麟州五利三害事。為安撫使時。上六事。其一罷中人預軍。

事又張士遜傳有納女口宮中為御史楊偕所劾事此誌皆不書六事亦存其名而已歐公叙事簡要如此傳云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連年出師國力日蹙宜許之王素歐陽修蔡襄劾偕罪當誅即誌所謂爭議於朝者也又云知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輕遊里市或謂偕當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邪誌所謂有所能容人多不及或指此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

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刻。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

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兼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歷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於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

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

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貢。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

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歷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為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

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

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

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

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法。何以名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耆。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修與杜衍子訢書自謂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又言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又言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作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嘗異修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別一書云所記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入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觀修言作志亦大難矣凡墓志神道皆國史所據以示後世者也文如韓歐其人者不世出而史則不可以或闕不可或闕

而又無可信之碑誌以為據依則信史不更大難乎觀修為杜衍作志其斤斤自明如此蓋以時俗不能曉信今傳後之義徒欲躋其父祖與聖哲比肩必銘功悉太公頌德皆仲尼而後快不知空言無實之名非所榮也徒使平昔一言一行之善猶可勵俗而興行者轉因繁言浮詞致晦昧湮亡而莫可問迨史氏稽集於數十百年之後濟濟皆太公仲尼而考其實茫然無所得既總無可信則必以意為軒輊黨其所親而毀其所怒甚至苞苴請謁行焉而古今是非之公不獨泯於當時而且泯於萬世矣修之慎重不苟然者豈為一己之私哉

王聞修曰宋史本傳云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歐陽修亦請留三嘏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直不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如此尚足與謀國乎此事歐公獨不入誌

葉夢得曰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過初五家人前期誤請公怒付有司劾治尹師魯公所知也余嘗見師魯得罪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其自視雖若無愧以

公觀之則安得無罪師魯蓋坐擅貸官錢為部吏償債
當時惡者論以為贓云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
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
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
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
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
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
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
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

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冉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

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

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儲欣曰。讀老泉上歐陽內翰書。知歐公之文。非先生不能品。讀此誌。又歎先生之學。非歐公不能發。

其歸...
 其歸...
 其歸...
 其歸...
 其歸...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三

廬陵歐陽修文十二
 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三
廬陵歐陽修文十二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三

廬陵歐陽修文十二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歷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

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為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

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於閩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

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

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

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

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稿。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

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奇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謹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洪邁曰。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公工於書畫。云云。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鄉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榜。至有勲戚之家。干請朝廷。出敕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

利其可乎。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

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

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

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王明清曰。范文正在睢陽。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言有老母。文正識之。補為學職。授之春秋。孫篤學。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既去。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先生。以春秋

授徒朝廷。高之。召至太學。乃昔日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大矣。倘因循至老。以彼其才。安所自見哉。夫文正識孫生竒矣。乃孫生必就索於文正。豈所謂饑從謝仁祖求食邪。

王定國曰。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其子去華與貴妃常執事左右。及妃貴。數遣使致問。明復閉門拒之。終身貴妃即溫成皇后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大', '五', '豈', '所', '自', '其', '夫']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

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

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

激雷震。雨電忽止。闐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四黃庭堅書後云。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縱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爾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為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

多英妙之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陳善曰。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雷變化。雨電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仆如麻須。曳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但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黃夢升墓銘。稱夢升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電忽止。闐然滅泯。公嘗喜誦之。

祭文蓋用此耳。夢升所作雖不多見，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冊亦云：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矚未瞬，瀾漫霑灑，霹靂雷出，火震木糜，碎殷地，熱空萬夫，皆廢雷綆，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者即此便可反三隅矣。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

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

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真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

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

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修自記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

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

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議論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讐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寃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

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愧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讐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狗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絛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

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其言于文爾其心之華也
於此下則不與於人非歲也
自昔大德之貴也天下之
公也夫其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
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
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
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
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為
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
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
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

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竒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

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

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

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

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今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今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今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石介慶歷聖德詩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其闡闢晨坐太極晝開閭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颯來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躡躅怪妖藏滅

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盛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筮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過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

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履竭契丹忘義檣杙饕餮敢侮
大國其辭慢恃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
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
煉金煨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
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
瘡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
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竒骨
其器磊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剖劂可屬大事敦
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轍轍言論

礫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
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
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
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
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峻
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
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
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

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維艱
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
羣臣踧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
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
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
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
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

歐陽修讀徂徠集詩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
所瞻子與山差我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

沒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稿偶自錄
滄溟之一蠹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
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宦學三十年六經
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立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
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公
麼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坡
至今鄉里化孝弟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鞞陳
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羔鴈聘黃豨豨驚走鄰家施為
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

子聖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
門饑坐列鴈鵝弦誦聒鄰里唐虞賡詠訶常續最高第
騫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瞻天壽反仁鄙誰
尸此偏頗不知叟叟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
暫誼譁生為舉世疾死也魯人嗟作詩遺魯狂祠子以
為歌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
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懽切切善惡戒丁寧仁義
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沉泉
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顏我

欲貴子文刻以金石聯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
書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為千或落於
四夷或藏在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
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
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
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
見媼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
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
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

此事古來有每思輒長歎我欲犯衆怒為子訟此冤下
紆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巍巔詢求
子家世恨子兒女頑經歲不見報有辭未能詮忽聞子
遺文使我心已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劉夢得曰石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
甲國初諸儒但守傳註自孫明復為春秋發微稍出已
意守道師之及為慶歷聖德詩遂臧否卿相孫明復聞
之曰為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

